

【历下亭】

□孙葆元

登过黄鹤楼,也登过岳阳楼,登上去都有去国怀乡的忧虑。为何?眼前虽然烟波浩渺,锦绣万里,毕竟不是家乡,遥想那些游侠,在他们留下的句子里几乎都有这种历史的喟叹。登超然楼就不一样了,因为这是家乡的楼,还有熟悉的大明湖、熟悉的街巷;看惯了的地标,登楼再看,竟换了模样。过去是平视,总有物障遮住望眼。登上层楼是俯视,一目了然。生活里多平视,所以我们忧虑着、忐忑着;看历史是俯视,居高临下,把每一个细节的得失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即使为古人叹息,也心旷神怡。要不

超然楼上说“超然”

王之涣说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呢。这个“千里”大概已经穿透了历史的时空。

登超然楼看的是泉城的过往。只要你上去,想到的就是那些在齐州大地走过去的游侠,他们的壮举与歌哭,不由的就和眼前的历史腾飞联系起来。登超然楼看的不是什么商机,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的感悟,是看透穿越“千里”的文化。因为只有超然楼能带领我们走进历史的云霓,发旷古之悠思,抒当下之豪迈。

每个人都有历史情怀,或大或小,或国或家。历史情怀不是参与古人恩怨的纠结,而是跳出

历史的圈子看以往,想未来。登上超然楼就有置身历史高巅之感。那么什么是超然?

超然首先是意在物外,就是范仲淹说的“不以物喜”。人类社会多以聚物为能事,争争夺夺,利益攸关,都是为了填满物欲。物欲膨胀的行为方式就是贪婪,无数光鲜的人物落马都是物欲所累,他们也说超然,心底里实在浑然,看不清千里之外的轮廓。我们说超然物外不是说放弃物质生活,而是说精神境界在物质生活之外,是理想、信念、情操都不以物质价值为衡量标准。此无欲的超然。

超然的第二个境界是无我之境,就是范仲淹说的“不以己悲”。生活多坎坷,路途多曲折,人生自然多叹息。人生励志不妨为人所不能之能,但是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。范仲淹说“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”,其历史局限性在于忠于一家之天下。在新的历史时代这些概念应该归于民生与社稷。居政坛之高,忧其民生;处江湖之险,忧我社稷。才能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此勇敢的超然。

超然的第三个境界是坚守心中的信念。王勃说“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”。这里的“穷”不

实录

是贫穷,而是“困顿”。困顿迷惘的时候仍然不降低志在青云的理想,登上历史的高楼,一切无欲的卿卿我我,一切利益的斤斤计较,一切权术的尔虞我诈都踩在脚下。此高远的超然。

超然不是超然于物质世界之外的宗教理念,而是物质世界里物质与精神的辩证。超然于物我之外,说说容易,做起来很难。人的权益有时候是以物质体现的,说到底还是一个精神境界与物质欲求的问题。我们梦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有高尚精神的社会,那就登上超然楼,寻找一份纯洁的超然!

【城市观澜】

□彭淑军

候车偶遇

傍晚,我在火车站附近一公交车站等车。

天阴沉沉的,阵阵寒风吹来,让人不由得裹紧了衣服。等车的人不多,一个抱小孩的小伙子引起我的注意。孩子用小被子包裹着,头伏在他的肩上。小伙子把站牌正面、背面看了又看,然后和身旁那个拎着三个大方便袋、略显疲惫的老妇人嘀咕着。公交车来了,他们不上,却又犹豫着不离开。

我想他们是不知道坐哪路车吧。看着他们不知所措的样子,我走近问他们去哪儿。俩人看了看我没说话,我立即意识到这样问太唐突了,于是告诉他们站牌背面有导乘图,先查查坐哪路车,附近还有公交车站,这儿没有可以到那边去,并给他们指了指方向。

这时老妇人才说,他们是外地的,要去某医院给孩子看病,不知道怎么坐车。

她说的那家医院我知道,这儿有车正好经过。我就指着站牌告诉他们从这儿坐哪路车,坐几站下车,下车后就能看到医院大楼竖着的牌子,过路口就到了。老妇人扭头和小伙子低语了几句,回头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:“太晚了,明天再去。”

我问道:“你们在这儿有亲戚吗?”

老妇人摇摇头。我说:“还是直接去医院吧,到那儿挂急诊就行。”

老妇人又看了看小伙子。小伙子没说话,只是不停地轻拍着孩子的背。老妇人说:“咱坐出租车去医院吧。”

坐出租车?他们想坐早就坐了,还用得着在这儿浪费时间吗?我对他们说:“现在是下班高峰时段,你们很难打到车的,还是坐公交车吧,我也坐这趟车,到地方告诉你们下车。”

他们不语。公交车来了,见他们没有上车的意思,我没再说话,径直上了车。透过车窗望出去,看见老妇人和小伙子还在原地面对面地站着,还在说着什么。

突然想起一句话:警惕对你主动热情的陌生人。这好像是教大家防骗的,我的主动热情没有抵过他们的警惕。

或许该给他们一个建议,让他们从自己认为可信的人那里得到信息,作出判断。我有点后悔,提醒他们问一下公交司机就好了,公交车是否经过那家医院,司机的回答他们总该相信吧。

车辆启动了,一阵风从窗外吹进来,好冷,我连忙关好车窗,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【百味园】

□王学芹

橘子

如今几乎所有的水果店,都有橘子。也就是这种普通的水果,每当看到它总会触动埋在我心底的痛。

1977年的春天,母亲查出已是食道癌晚期,因受病痛折磨,两个月后已经骨瘦如柴,吃不下什么东西。忽然有一天,母亲有气无力地对父亲说:“我想吃橘子!”于是父亲就把亲朋好友送的橘子罐头喂给母亲吃,母亲却说:“我想吃带皮的橘子!”父亲听后,急忙跑到大队部借来自行车,赶到十里以外的供销社,可最后却是满头大汗空手而归。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,父亲什么时候买过水果?他也不知道除了全公社唯一的供销合作社以外,还有

什么地方能买到橘子?对于现在的我们,这很容易就能满足,可是在那个年代,那个季节,怎么会有橘子呢?但父亲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就是一定要老伴吃上橘子,不然他会后悔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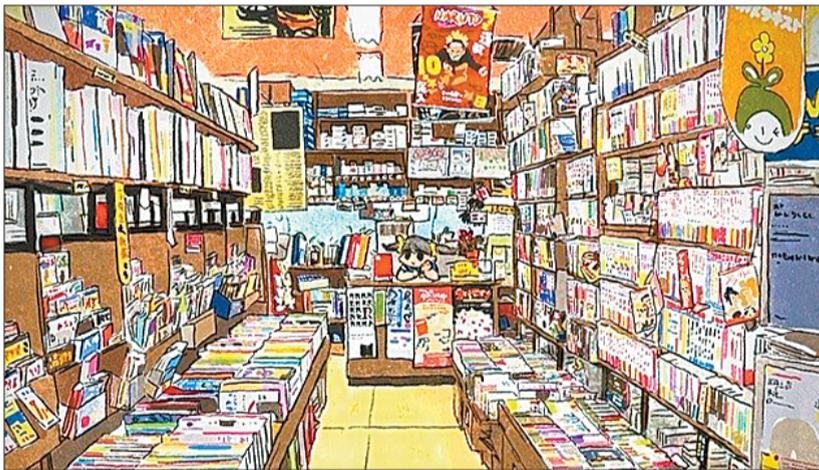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父亲专门买票坐火车来到了济南,在济南不知问了多少家水果店,都没有橘子。傍晚50多岁的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家时,母亲已经奄奄一息,第二天凌晨母亲去世了。

今年父亲已90岁高龄,每天摆在桌子上的水果不下几种,但我们从不把橘子放在父亲面前,因为橘子是埋在我们全家人心底的痛。

【休闲地】

□悠然宁

爱上小书摊



我爱读书,但与别人不同的是,我读的大部分书不是从书店所购,而是在街头巷尾的小书摊上购买来的。

无论是工作出差,还是外出旅游,或是平时跟家人逛街,穿梭在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,我都会有意无意地寻找小书摊,希望在路旁的一隅看到让我心生暖意的书籍。因为我觉得,小书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,虽没有大型书店分门别类、内容丰富,但总能找到让人喜爱的读物。相比大书店而言,小书摊最大的特色就是以旧书为主,旧小说、旧杂志应有尽有。同样的一本书,在书店花费几十元甚至上百元,在小书摊只需花几元钱就可以据为己有,对于嗜好读书又囊中羞涩的人来说,更愿意到小书摊满足自己的阅读欲望。

当你驻足路边书摊,翻看着散落在地上的每一本书,似在缅怀逝去的时光,阅读过去的故事。有时你随手拿起一本,或许书的出版日期比你的出生日期还要早,外表更是破损不堪,但每本书都代表着一段流金岁月,叙述着精彩的故事。

我至今清晰记得,16岁那年,听到新华书店发售一批世界文学名著的消息后,我顾不得吃饭,骑自行车便去了书店,但当我赶到书店后,我本想购买的一本巴尔扎克的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已经售罄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一年后我在家附近溜达,无意中在一个小书摊上发现了那本书,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那种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

不费工夫的喜悦之情,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
古人云:书犹花也,善读可以医愚。而真正的阅读可以让读者忘记周围的世界,与作者一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乐、悲伤、愤怒、平和,它是一段段无可替代的完整生命体验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每次站在小书摊前翻阅《小英雄雨来》那样的小人书,历经岁月的风尘,书皮色泽黯淡,但图文并茂的内容却见证着童年的点滴。在我的记忆里,那时虽然生活在农村,但每次随母亲外出赶集,一到集市就会迫不及待地奔向卖书的小地摊,手扒着柜台,一本本小人书整齐地排列在那里,是何等一种诱惑,尽管那时生活举步维艰,但母亲仍不遗余力地给我买上一本。回到家后,我总是急不可耐地蹲在墙角津津有味地读起来,薄薄的一本小人书,爱不释手,翻来覆去阅读十几遍,直到故事情节倒背如流。那一本本小人书充实着童年,温馨着记忆。

在我印象中,在街头巷尾摆摊的人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所摆书籍大多是自己家里收藏的书,大有以书会友之意。另外就是小书贩,他们多经营励志、小说、散文为主的书籍。不过这些小书摊的卖书人有个共同特点:站或蹲在小书摊旁,手捧书籍默默地静读,成为街边一道惹人注目的风景。

现在每次路遇小书摊,我还会停下脚步,翻看半天书。那种在小书摊独有的淘书看书感觉,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季,也会让人感到一种温暖的慰藉。

【泉城人物】

深深二胡情

□张颂华

前一段时间,我向人打听一个朋友的消息。谁知一问,得到的却是噩耗:朋友一年前就去世了!

得到这个噩耗我非常难过,不敢相信,也不愿相信。一个原因是这位朋友还不到七十岁,身体也很好;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是忘年交,在感情上我不愿接受这个事实。前段时间我到东部温泉去疗养,还想到他家去坐坐,聊聊天,顺便再听他拉一段动听的二胡曲。谁知他已离开了人世,我的心里好生难过。于是和他相处的日子,还有那动听的二胡曲都在我脑海中一一闪现和回响。

2004年的夏天,我在东郊一个叫大张的村子租房住。搬来的当天下午,便有一位朋友到租房内看我。他在我班上干临时工,我们经常配合工作,由于人好,年龄又大,我们尊称他张师傅。我们说了一会话,他便邀我到他家坐坐。那是一个不大的小院,闲余的空地上种满蔬菜。我一进屋,他便立即泡茶,拿水果给我吃,我们边吃边聊,看到墙上挂着一把二胡,我就央他拉一曲听听。他当即取下二胡,调好弦,拉了起来。

现在我还记忆犹新,张师傅拉的第一个曲目是《十五的月亮》。但见他左手按弦,右手运弓,那动听的曲子便在两根细细的弦上流淌出来,悠扬动听,如清泉触摸心灵。张师傅高超的二胡演奏技艺让我佩服,两根细细的弦在他的手中如有神助。按弦、推弓、拉弓、揉弦、换把,该快得快,该慢得慢。能达到这个水平真不容易,既需平时练习之功,更需要对音乐有天赋和悟性。张师傅拉完一曲,接着又拉了一曲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。

听了张师傅的二胡之后,我就成了他的粉丝。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个中午。那天天热得很,我到村北找地方乘凉。走着走着,忽然听到动听的二胡声从不远处的树林中传了出来。我仔细一听,是名曲《二泉映月》,立即跑了进去。在树林中拉这曲子的正是张师傅,只见他坐在西北树下的凳子上,半眯着眼睛,手持二胡,自拉自听,沉浸其中。听了这个曲子,我对张师傅的技艺更加佩服。因为这个曲子很有难度,却被张师傅拉得如泣如诉。

我和张师傅最后一面是一年半前,那时我已搬到厂区附近居住。那天我到村里走亲戚,顺便又到了他的家中。他见到我非常高兴,告诉我一个好消息:那几天他和村里会乐器的朋友一起在村里表演,并录制成光盘收藏了呢。说这话时他高兴极了,我也祝愿他拉出更多、更动听的曲子来。

一把二胡,促成了一段忘年交,这份珍贵友谊和深情我永远收藏心中!在泪水和阵阵疼痛之中,我仿佛又听到张师傅的二胡曲在我耳边响起,还是那么感人,那么动听。